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御香縹緲錄 第三十一回 朝荷迎日

當太后決定了怎樣去處罰那作惡的廣東巡撫的一天，伊雖然已不顧了情面，捐棄了仁愛，毅然決然的宣佈了伊的主張；但這種主張原只是受了公正心的一時的驅使，並非出自伊的本意，過後伊就想到了那個受處罰的人的祖父在本朝所立的功績，以及他本人過去所表顯的幾樁功勞，使伊頓覺無限不安。臉上的笑容，全部收斂了起來，老是鐵青地彷彿正懷著滿肚的憂憤的樣子。我見了不由好生奇怪，雖然我也知道是為著那叛臣的緣故，但在那時候，我卻還不知道這個處罰的性質竟是那樣的嚴重，影響又是那樣的久遠，所以我很奇怪在既已處罰之後，何必又抱什麼不安呢？

為了太后一人的不快，於是整個的大內，便又照例的陷入一團灰色的氛圍中去了；所有的太監，宮娥，甚至女官們，大家連走路也不敢隨便，踮起了足尖，竭力的不使它發出聲音來；說話是特別的減少，即使有話要說，也只敢用耳語的方法。其實太后倒並不曾懷著什麼怒意，只是心中覺得很難過，象有什麼東西哽著一樣；只看伊屢次張開嘴唇，想跟我說什麼話，但屢次又都忍住了，可見伊心上真是想得很苦悶。

一直到這天晚上，伊的心思還不曾解開，以致精神非常不寧，無論怎樣小的事情，伊也斤斤地較量著；普通一般老年人所常有的一種暴躁易怒特性，伊在這時候已充分的表顯出來了。

但是到得快要進晚膳的時候，伊的苦悶突然自動要鬆開了，因為伊已經開始說話了，而且所說的就是伊方才藏在肚子裡的一節話。最先和伊說話的還是我。伊的第一句話是一句問句，這句問句卻是非常的奇妙，我委實從不曾料想到。伊問我道：「你有沒有給人家打過？」

這一問簡直把我問呆了，一時哪裡對答出來。我究竟有沒有給人家打過呢？這問題對於我這樣一個養尊處優的人原是無需推問的，而且是絕對不可能的！「打」這一種處罰，原是只為著人家的奴僕，以及太監和奴隸們而高的。我自己也承認當我年輕時，因為性氣很暴躁的緣故，逢到家裡僕婦或婢女們做錯了什麼事情，觸怒了我，我少不得也要責打伊們幾個。而伊們受打之後，還得跪下來向我磕頭，謝我的打，並自誓以後決不再犯。這種事情，在我們看來彷彿原是很應該的；可是我自己又應該受什麼人打呢？或者就是我的父親和母親嗎？但我的母親是最和軟不過的，婢僕也不打，哪裡會打我？父親雖說嚴厲一些，卻也從不曾舉起手來打過我，便是高聲的責罵，也可以說是向所未有的？

因此我就答道：「這倒是沒有的事！太后，到目前為止，奴才確不曾給人打過。」我的話雖已說合了口，心上卻依舊很狐疑，不知道太后得到了這個答覆之後，又將說什麼話。

「事勢這樣強迫著我，使我不得已而降罰於我們的朝臣中的一人，」伊似乎並不注意的我答覆，只須我說合了便算了，接著伊就直接說合伊自己的心事來。「象這樣一個立朝已久，而且在過去也不無微勞足祿的人，一旦要把他斥辱開去，委實也是一樁令人極感不快的事！然而他既已乾錯了事，又經徹查不枉，那末就非處罰他不可；要是我們輕輕地放過了他，不給他一些處罰，其結果必至使各省的巡撫，全把這廣東的巡撫做榜樣，一般也貪贓枉法起來，這還成什麼體統？所以依著律法而論，他所受的處罰真是再也公正不過的了；不過還有一些遺憾，雖然他是應該受罰的，但由我們這些僅能勉強守法度的人去處罰他，終覺有些不安！你可聽人說過嗎？做父親的人達到他的兒子乾錯了什麼事，不得已而要用手掌或棍棒去責打他的時候，他的心上總不免有一種很痛苦的感覺。」

什麼感覺呢？這個我倒還不曾聽人說過咧！

「啊！是什麼啊？老佛爺能講給奴才聽聽嗎？」我很誠懇地請求著。

「做父親的往往要揮著老淚，向他們的兒女們說道：『我如今沒奈何而打你們一下，但我自己卻比受了十下還痛苦；我如果打你們十下，便等於打我自己一百下。你們的痛苦是在身上，我的痛苦卻在心裡！』現在我把這一個久立朝班的大臣，這樣處罰了，我自己心內所感到的痛苦，真也不輸如他所感到的咧！」

「然而事情已是這樣了，我們必須趕快找些旁的事情來做，才好使我們把這些煩惱驅逐開去；要是不然的話，我們自動必能把這件事忘掉呢？但是我們真有非把它忘掉不可的必要，因為我們的朝臣太多了，以後怎會沒有人有再犯罪；有人犯了罪，當然又不免要處罰了，假使一次一次的煩惱堆積起來，豈不要積得太多了？我們這樣身子不好的人，那裡禁受得起？弄得不好，給他們氣死了怕不夠！但有什麼用呢？」

從太后上面這兩段談話上看來，伊老人家也還不無幾分能夠辨別是非的心；伊把那位廣東巡撫所乾的事也確認為非，可見伊尚不是全不辨黑白的人。據我平日留心體察，伊不但對於人家乾錯的事瞭得很清楚，便是伊自己有了什麼錯誤，也很能警覺，而且從不故意的文飾，每能很坦白地承認；當然伊老人家是絕對不會因乾錯了什麼而受人責罰，或自去向人道歉的。

大致是這樣的：譬如伊有一天，伊要我做一件什麼事情，我當時雖已覺得這是錯誤了，但為著不敢隨便違抗伊的命令的緣故，仍照著伊的主意做了，待到做出來之後，當然大家都知道是錯了，可是誰也不敢批評，太后自己也只當不曾瞧見一樣，一句話都不說，及至過了四五天或六七天，我們對於這事已經完全忘掉了，伊老人家卻還會自己招認起來了。

「那天的事實是在我的錯！」伊總是這樣的說。

我們聽伊說了，真恨不能答道：「本來就是你的錯啊！」

但我是決不敢如此放肆的，只能心上這樣想罷了。

現在再說太后為了不願再給那放逐廣東巡撫的一件事繫在腦際，以致使伊時感不快，於是伊就亟著要做些比較快樂的事，藉以忘掉所有的煩惱；伊想了好久，終於想出來了。

「這幾天，荷花必須是開得很旺盛的；明天早上，少不得又要幾百支開放出來了！」伊向我們說道：「所以明天早上，我們大家必須特別的起得早些，一同上昆明湖去，駕著那條遊艇，儘量的賞玩一番。各人記著：在早膳之前，一定就要出發的！」因為明天早上已預定下這樣一件有趣味的消遣，立刻就將太后所有的一股煩惱掃除了，一直到伊上床安息，也不曾有過暴躁憤怒的表示；就是上床之後，似乎也比往日睡熟得早些，而且鼾聲頗作，睡得非常甜蜜。我這一夜原是輪到值宿，雖因伊老人家的煩惱已除，可以不用再愁慮，只是一來坐在地板上，根本上不容易睡熟，二來心上記掛著明天清早要去游湖的事，便越發不能合眼了；便這樣朦朦朧朧的一直支持到第二天的清早。這裡所說的清早，真是一些不含糊的，大約有三四點鐘模樣，太后和其餘的人全都起身了；及至大家收拾齊整，蜂擁似的跨上太后的那艘御舟，慢慢地打昆明湖上浮動的時候，距離太陽上升，也還有好一會咧！今天，太后所用的一張御座，比較上是很高的，安在船頭的中央；後面呢，排著許多小型的矮凳，供給我們幾個女官憩坐。我們的船還是用竹竿撐著，絕不倚側地慢慢地望昆明湖的北部蕩去；在那裡，荷花種得最濃密的一部分，荷葉田田，看去彷彿是在水面上鋪下了一張綠色的地毯一樣。接著，太后就很溫柔地說道：「把這船停住吧！大家靜靜地候著，看著，聽著！」

這時候的情景，可說是很有些神秘的意味；在東面的遠處，雖然已有一部分的天空很悅目地宣染著一重紅色了，但太陽的頭，卻還躲在下面不曾探出來。灰黑色的夜，正在逐漸向西移去，把它佔據著的地位，一些些的交割出來；有幾縷黑色雲煙，裊裊地曳在半空，如同夜之神所繫的衣帶一樣。許多的翠鳥，在我們的兩邊飛翔著，但並不歌唱，似乎在靜悄悄地享賞著清晨的天籟，它們都飛得很低，有幾頭差不多要把他們的翅膀在水面上掠過了。在我們的前面，無數的荷葉，隨著陣陣的曉風，條左條右的起伏著；湖水所激起的微波，有時會把它們一起的淹下水中去，但不久它們自己又會掙扎起來了，一陣搖擺，葉上的水便都成了圓點而落下

來了，在不甚明亮的晨光中，看去真象是一顆顆亮晶晶的珍珠。

各人都靜默著，到處沒有一些聲音，如同在大沙漠內一般的沉寂；整個的頤和園，不見有半點燈火，好像是它還在那裡睡著的模樣。我們這一起人今天如此的破例早出，直象是出來幹什麼秘密工作的，想來真是好笑。其實太后教我們今天起個大清早，隨伊到湖上來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，我自己實在不曾明白；別人是否已領會，我也不敢問。可是太后的神氣卻是十分的安閒鎮定。——因為伊自己原已知道將有什麼奇遇要發現地。

我瞧伊的臉上委實在些神秘的表示，並且好像還在思索什麼。

伊的一對眸子不是看在那一大堆荷葉上，便是抬起來望著東面的天上。

「大家注意著！」伊突然又向我們低聲說道：「將有一個不易常見的奇景在你們面前顯露了！當太陽繁榮昌盛起來的時候，你們留神瞧著，那些含苞未放的荷花都會一霎時開放了！」

於是，我才知道太后是要我們來瞧一種自然界的奇景的，這個是誰都不會不感興趣的，我的視線便牢牢地看著那些荷花的蓓蕾；當然它們的數目是很多的，到處可以見到，象許多未出巢的小鳥一樣在伏在綠葉的中間。前幾天，我也見過不少的蓓蕾了，昨天我還見過，我差不多是看它們由小而大的長起來的，現在已是很肥大了，且又充滿著一股奮發的生氣。

灰色的天幕已漸漸的揭盡了，曉風和微波也不再無意識的活動了；彷彿是連它們兩位也在靜悄悄地等待著那奇景的顯露。

晨光慢慢的透發，照遍了各處，便是我們身上的衣服，也漸見光亮了。

我不覺又想起了前幾天的那次早朝，以及昨晨才頒布的那條上諭，忍不住偷眼過去看了太后幾眼，從伊此刻的容色上推想，很顯然地可以知道伊早就把那放逐的廣東巡撫忘懷了；這件事的影響已經完全消失，伊此刻是正在全神貫注地盼望著那快要升上來的太陽，和那些含苞欲放的蓓蕾。

終於，我們可以看見那紅得象血，圓得象盤的太陽的頂兒了，大家不由格外鄭重地注視著，連太后自己也只敢用一種耳語似的聲音，悄悄地說道：「你們快瞧著啊！」

這時候，所有的人的眼睛全已牢牢地釘住在那一塊綠地毯似的荷叢上了；我自己更是特別的興奮，兩顆眸子沒命的漲大，漲了又漲，——正和那些肥大的蓓蕾在同時漲大著。的確，它們也在那裡漲啊！幾百枝，幾千枝，凡為我們的視線能夠及得到的所在，全有它們的影兒，沒一概不在漲著，搖著，放著。

太陽越透越高了，已有半個掛起來了。

那幾千百枝蓓蕾也越放越大了。

象這樣太陽盡升起來，荷花盡開放起來，空氣中頓時就添了一重清香撲鼻的氣味，在我們的頭上吹著，在我們的兩旁佛著，似乎連人的呼吸也香了。這正是最可愛的荷花香啊！其時東方的一半紅霞已罩過了半空，快要侵入西方來了。那些荷花的蓓蕾吸引住了每一個觀眾，大家都覺得這是最可愛的景象，每枝蓓蕾全象一個小孩子的小拳頭，那些花瓣更象是一條條肥白粉嫩的小指頭；它們在開放的時候，正和一個小孩子睡醒之後，把他的小拳頭徐徐展開的情景一般無二，的確值得欣賞。

我因為方才曾聽太后說過，要我們「聽著」，於是我就側著耳朵，用心聽著；實際上原是聽不到什麼聲音的，只因受了心理作用的影響，我彷彿真的已聽到那些荷花開放時的沙沙之聲了。荷花越是開放得大，那股香味越發濃烈。

小鳥們也聞到香味了，都從各方飛了過來，盡在那一堆荷叢上低飛著；它們的翅膀在空氣不停的鼓動，又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功用。就是那陣荷香竟被它們幫著吹過來了，使我們分外容易聞到。

太陽升越高，光芒也漸漸的強烈了，湖上的一切，全給陽光揭露了開來。

現在我們已可看見那些荷花中的粉紅色的花蕊了！不過這時候它們還不曾完全開放，依舊保留著蓓蕾的本色，它們似乎是在期待什麼，只把香味儘量透出來，仍不願畢露色相？

「啊！這是多麼有趣的一片奇景啊！」老佛爺又獨自說起話來了。「而且是一片充滿著生氣的奇景！人在這種時候，才會感到大自然的美妙和可愛，並且可以知道一切有生命的東西，和我們人類都有相當的關係。」

伊的話音是又低又柔和，以下的話，簡直就像這樣含糊過去了；原來伊自己也已驚覺方才那幾句話實在說得太不順口，而且也太欠理了，因此便故意的含糊過去。其實我們這些人誰也沒有留神聽伊的話，大家都已受了眼睛的欺騙，以為有這樣許多的荷花同時在舒放著，想必真有一種美妙的聲響可以聽到，所以船上的人，個個已象這一樣的在側著耳朵細聆「荷聲」了。

其時那些半開放的荷花卻實在不再開放了，它們都靜悄悄地期待著，粉紅色的花蕊依舊不曾現出全身來。

太陽的光芒躍過了京城內的無數的屋脊，直向西北那邊射去，頤和園也在它的行程中拂過了；最後，太陽上升的速度忽然很驚人地增高了，差不多是在一寸一寸的跳起來，下至照遍了全湖，使湖水完全塗上了一重銀色。

現在，太陽已毫無遮蔽地全身顯露在空中了！

太后所說的奇景這才真正的出現了！

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，太陽在天上全部的透露出來，那湖面上幾升百枝的蓓蕾便也全部的開放了出來，花瓣平平地伸展著，很勻整的貼在綠葉上。最使我驚奇的是何以那些半開放了的蓓蕾在太陽沒有整個湧現之前，盡是那樣的期待著，而待太陽全部掛出來之後，一霎時又一起開放了。難道說陽光能有催花開放的魔力嗎！自然界的奇跡，真有不可思議之處！

荷花通常總是粉紅色的居多，白色的也還不少，但在昆明湖中，卻很有幾許為外間所不經見的奇種。這日，太后就第一個發現了兩朵稍帶綠色荷花，伊便忙著指點給我看，並悄悄地告訴我這是價值極巨的名種；伊的聲音說得非常的低，而且有些發抖，想必是因為伊此刻已瞧得太高興了的緣故。人在太高興的時候，心是往往會顫動的。

「讓我們趕快去把那幾朵淡綠色的採了下來，」太后又說道：「在我們未用早膳之前，盡先把它們用淨瓶盛起來，供到觀音菩薩的座前去。象這樣罕見的奇花，理該先去供菩薩！」

太后聖於觀音菩薩原是供奉得很虔誠的，我自己也頗有相當的信仰，可是此刻我的腦神經上，卻依舊惦記那被發往黑龍江去的巡撫，因此不曾注意到這一點，但後來我就決心擲開了這樁煩惱的事情，盡心瞧著那些奉了太后諭旨去採摘荷花的太監，駕著小舟，在荷叢中往來摘鱗太后不時叫人高聲傳話過去，這樣那樣的指點他們。在我們回宮之前功盡棄，除掉供菩薩的綠荷之處，尋常的粉紅色的荷花也彩滿了十幾筐，太后今天真是得意極了！